

# 澤根呂

于雷著

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呂 根 澤

于 雷 著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五年·瀋陽

## 苦 悶

在祖國的東北角有一個地方叫做延邊，那裏有一塊出名的平原，是我們的兄弟民族——朝鮮農民們一代接着一代親手開墾了的肥田沃野。

這是一個十分迷人的地方。看吧！眼前有一座帽兒山，山頂擦着藍天，山腰纏着白雲，山下靜靜地流着海蘭江，沿着江邊有一片片的楊樹林，在楊樹林的遮蓋下有着一排排黃色的稻草房，房子的四周是一望無邊的稻田，若是從高處望下去，那簡直是任何仙女的巧手也難以織成的翠綠色的絨氈。一陣陣從東海吹來的軟風，只要輕輕摸撫着嬌嫩的稻苗，那綠色的稻海便滾動着一排排的大浪，波紋推到極遠極遠……

那是一九五一年，梨花落盡了。和每年這個時候一樣，每天早晨，帽兒山剛剛一透紅，海蘭村的農民們不論男女，都纏起白頭巾，穿上白小褂，牽着黃牛，哼着小調走進那綠色的稻海，到太陽落到帽兒山後的時候，才又趕着牛，走回家，這該是一個多麼緊張的季節呀！

但是，在這個農忙的時候，是誰那樣消閒地蹲在海蘭江邊上釣魚呢？你看他：個頭不高，穿着硬領學生服，臉色黑瘦黑瘦的，蓬亂的頭髮蒙上了厚厚的一層灰土，嘴角緊閉着，坐在那裏一動不動，只是那兩隻靈活的大眼睛，還閃着黑亮亮的光，好像一刻也安靜不得。

這就是海蘭村讀書最多的那個小伙子，名字叫做呂根澤。若問他怎麼釣起魚來了呢？這就要從一個月以前談起了。

那一天，呂根澤進城去考高中，海蘭村的人都把這看成了翻身後的喜事。老呂家老兩口更是高興，再加上對自己兒子學習成績的偏信，就提前殺了過節用的肥豬，灌了幾根呂根澤最愛吃的血腸，還請了幾位鄰居來吃酒。

大家正喝在興頭上，呂根澤回來了。只見他臉色青虛虛的，拉開那紙糊的隔扇門，咕咚一聲就倒在炕上，兩眼像噴泉似地湧出淚花，誰問什麼也不吱一聲。

老呂頭不知是氣的還是因為喝多了酒，臉上漲得通紅，粗聲粗氣地問着兒子：“怎麼？沒考上？嗯？——”老呂太太很怕刺傷了兒子的心，趕忙給老頭遞着眼色：“少說幾句吧！”屋裏立刻靜了下來，像死一般的寂靜，可是心裏却都跳動得那麼緊。老呂頭心想：四十多歲才站下這麼一個兒子，像捧星星似的把他侍候大了，趕上這麼個好時代，只盼着他一直升學，將來做點什麼大差使，老人就是埋在土裏，也算淨心了。哪曾想，他竟沒有考上高中，唉！一切的希望都消失了。他想訴說一下這一肚子悶氣，可是當誰說呢？唉唉！只有連連地打着咳聲，一聲比一聲深沉。這咳聲在呂根澤聽來，却比話語都尖利，像錐子一樣刺在他的心上，他明白爹媽的心是多麼失望啊！於是，他哭得更加厲害起來。鄰居們見到這般情景，也顧不得道聲謝，就悄悄地各自散去了。

呂根澤只覺得頭裏像奔跑着幾十輛牛車，囁囁地叫個不停。他很想靜下心來回想一下那段過程，那能是真的嗎？是一場可怕的惡夢吧？

但是，那是千真萬確的事實。那一天，呂根澤的學科考試樣樣都合格了，只剩下身體檢查。他規規矩矩地站在醫生面前。當他那兩隻敏銳的眼睛察覺醫生在身體檢查書上寫下個“丙”字時，他身子劇烈地顫動起來。幾乎驚叫着說：“甚麼？‘丙’？這不斷送我的前途了嗎？”醫生擦了擦眼鏡說：“能不能錄取還要由學校作決定。不過，你的身體太弱，若是留在農村也許有些好處！”“留在農村？這像什麼話？”他曾有過不少的理想：想當藝術家，想當科學家，想當……，可根本沒有想過留在農村當個莊稼人。他望着醫生那笑呵呵的態度，反倒使他更加惱火。哼！你可倒滿不在乎，把人家決定一生的大事說得多麼輕鬆！他想狠狠地頂醫生幾句，可是盼着升學的念頭却使他把話說得非常軟：“醫生！請你相信一個青年團員的話，我沒有病！”最後，他的語聲幾乎變成哀告了：“醫生！請幫幫忙吧！”……

醫生怎能任意塗改憑據呢？呂根澤只好退出身體檢查室。他全身好像剛從熱水鍋裏撈出來的，汗水濕透了他那件黑制服。他很怕同學們問他考試的情形，趕忙低着頭溜走，在一個小酒館裏喝了幾口酒，頭就覺得漲得更大，看什麼都黑乎乎的。

他晃晃搖搖地奔海蘭村走去了。每次放假回家，他總覺得走得慢，恨不得盼着一步走到那個養育過他的地方。可是現在，他彷彿是走向一個黑洞洞，一步挨着一步，一步比一步慢，一步比一步沉……

這已經是一個多月以前的事了。等呂根澤精神漸漸平靜下來以後，就整天到海蘭江邊來釣魚。開頭，他倒也不算孤單，還有一個新朋友金承龍給他做伴。

金承龍是個共產黨員，剛剛從後方醫院出來，是海蘭村的新戶。他在東北打國民黨時負過傷；在朝鮮前線上又負過傷，身體已經大大虛弱了。醫生認為他不適合再生活在部隊裏，才決定要他在家休養。金承龍像呂根澤一樣，十分不滿意醫生的決定，所不同的，只是呂根澤個人打算多了些，而金承龍則懷戀着戰友，渴望着戰鬥，一股仇恨敵人的怒火，燒得他滿腹焦急。儘管心情不大一樣，兩個人可總還談得來，因而便形影不離：打撲克是對家，釣魚挨着肩兒。金承龍也常給呂根澤講自己的戰鬥故事，呂根澤聽的有些入迷。頭幾天就決定要去報名參加抗美援朝，金承龍也有心回部隊。

使呂根澤心中不安的是：金承龍也足足兩天沒有來了。難道有什麼變化？“唉！真悶屈死啦！”……

說是釣魚，其實哪裏有那份兒閒心呢？他無非是想躲在這僻靜的地方，讓他靜靜地想些心事。你看！魚竿幾乎都被魚兒拖走了，而他連看都沒有看見。因為他正像到了一個生疏的地方，冷淡地打量着海蘭村的模樣。“啊，海蘭村！這就是我終生工作的地方麼？我在這裏能做些什麼？就是翻泥漿、磨鋤把、掘水溝？……一輩子就是幹這些？”不管怎麼說，這是一條絕路！是一條走不通的絕路。昨天晚上他還寫了一首短詩：“農村，它是我久住的地方，可是我不願再住下去，我好比在車站等火車，車來了，我就遠遠地走去！”可是，不在農村，又到哪裏去呢？一個青年團員就這樣在海蘭江邊上消磨時光麼？他的心更亂了。望望江水，流得那樣平穩；望望帽兒山，站得那樣直，一切都是這樣的寧靜，誰也不理解自己的心情。

“唉！出路在哪兒呢？”他彷彿一步登在帽兒山的山尖上，



下一步懸在半天空裏，却不知往哪兒邁了。

“走！找金承龍去！”他突然跳起身來，扛起魚竿，爲的怕人看見，又用大草帽子遮上半個臉，拎着兩條晒乾巴了的小魚兒，轉身奔家去了。

## 吸 引

不知什麼時候，月亮從遠山背後悄悄地露出半個臉，把白刷刷的月光洒在大地上。

呂根澤一直躺在牆西的稻草垛上。蚊蟲叮了他的臉，他不知道疼；露水打濕了他的黑制服，他沒有感到涼；就是金承龍輕輕來到他的身旁，他也幾乎沒有聽到響聲。

“哈哈！原來你在這藏貓貓哪！”

呂根澤聽出是金承龍的大嗓門兒，趕緊跳起來，拍打着他那寬寬的肩膀，說道：“承龍，你可真够朋友，這兩天到哪跑野去啦？就把我一個人扔在江邊上！”

“你還不知道？”金承龍披着一件草綠色的軍衣，臉色蒼白，有時咳嗽得很厲害。可是，從他那銳利的目光，從他那爽朗的笑聲，從他那敏捷的動作，却能看得出他是一個久經戰火考驗的老戰士。他把手裏拿着的那一捲報紙舉在呂根澤的眼前一晃，像挺機密似地說：“上任啦，當上了村子裏的讀報員！”說罷，他擠了擠眼，又爽朗地笑了起來。

呂根澤有多少心話要對金承龍說呀！可是他胡扯了些什麼？前幾天不還決定一同到朝鮮前綫去麼？呂根澤帶着質問的口氣問道：“你忘了咱倆的決定？”金承龍說：“沒忘！可是，

既然咱們身體不允許，就不可以留在農村麼？農村裏就沒有戰場麼？就不需要一些真正的戰士麼？”

呂根澤越聽越覺得突如其來。金承龍不是開我的玩笑？

不是開玩笑，這是真的。還是前天晚上，金承龍扛着魚竿往回走，在一顆杏樹下碰上了村中的女共產黨員金景淑。兩個人嘮了一陣在江邊釣魚的事，金景淑就問道：“承龍？你是個共產黨員吧？”承龍煩躁地說：“可是，我的黨籍材料一直沒轉來！”金景淑說：“難道一個人是不是共產黨員，單純靠着書面材料去作證麼？”金承龍望着金景淑那嚴肅的眼光有些怔住了。想不到這麼一位總是笑呵呵的婦女說話這麼厲害！他低下了頭，心裏想着：多虧她提醒！自己好長時期沒過組織生活了，黨的觀念是有些薄弱啦！……

就在這一次，金承龍接受了搞讀報組的事，並答應盡力幫助呂根澤。

月亮昇上去了。村東頭響起了銅笛，姑娘們尖細的歌聲斷斷續續地飄來。金承龍側着耳朵聽了一陣，便拉起呂根澤說：“別在這鬧苦悶啦！走！聽我讀讀報去！”呂根澤是不願意去的，可是他哪裏架得住金承龍的力氣，就被金承龍挽着胳膊，跟着走了。

在村政府的院子裏聚集了很多。人們見到金承龍來了，就七手八腳地把他捺在一塊石頭上坐下，然後把他圍了起來。

“快念報哇！承龍！”“朝鮮打的怎麼樣啦？”“聽聽互助合作的事吧！”……金承龍擺手吵嚷着：“別忙別忙！都要念哪！”人們靜了下來，金承龍一段一段地讀了下去，念到高興的地

方，他就哈哈拉拉地笑了一陣；念到氣憤的地方，他就青筋跳起多高，放下報紙，咒罵一通。他是個火性人，人們都說他一沾火，嘴裏就不知是出蛇出蟒！報紙讀完了，有人輕輕嘆息道：“可惜民校沒有老師！若是念完了民校，讀報可就不成問題啦！”有人指着穿黑色裙子的那位婦女問道：“金景淑！咱們民校多嚕才能請來老師啊？”金景淑笑着說：“有老師，不用請他就自己來啦！”“在哪兒？在哪兒？”人們一面四下尋視着，一面問金景淑。金景淑向旁邊一指，說：“那不！”登時，幾十雙驚異的眼光都投在呂根澤的臉上。金承龍連忙跑上去拉着呂根澤說：“哎呀！差點兒把你給忘了！來，來，大夥有的是事兒問你！”

呂根澤莫名其妙地望望大家，望望金景淑。唉！真糟！我若能講得了課，還早升上學了呢！可是既然被大家圍了上來，還能逃走麼？不走又怎麼辦呢？他又用懇求的眼光望了一眼金景淑。“金景淑總能了解我的心情吧！”可是他只見金景淑坐在那裏總那麼不緊不慢的，把一根稻桿兒折斷了放在嘴裏嚼着，然後笑着對大家說：“怎麼？把老師盼來了，大家倒愣住啦？快問哪！”

有一位穿着白色袂袍子的老頭兒，問開頭了。他用細長的煙袋桿兒敲着手心說：“根澤！我常說：風有風神，雷有雷神，可他們就是不信，那你說說，老天爺爲什麼能颳風下雨？”幾個年輕小伙子擠了上來說：“別提你老頭那份兒迷信思想啦，根澤！你說說正條插秧法是怎麼回事？”“問問根澤，咱們種稻子也能使上拖拉機麼？”……

圍在呂根澤身旁的，有的抱着孩子，有的拄着拐杖，就連

一個聾老頭子也來側愣着耳朵準備聽課。人們是多麼渴求着知識啊！從前根澤念書，村子裏的人誰不像對待自己親兒子一樣喜愛他。下雨天，揹他過河；下雪天，把自己身上的白袍子披在他的身上，也常常有人偷偷把心愛的打糕塞進根澤的手心。頭些天，人們見根澤整天打撲克、釣魚，那麼不務正業，有人就背地議論：“咳！白盼望根澤一回呀，有知識就是不往正道上用！”而現在呢，他們真的以為呂根澤是給講課來了。等着聽吧！他那張小嘴一定能說得動聽，一定還像小時候那麼靈巧；那黑亮的大眼睛多精明呀！大家覺得和他又親近得多了。於是，便把所有想不通的事都提出來問他。

開頭時，呂根澤心裏很發慌，兩眼盯着腳尖，吞吞吐吐的說不出什麼。金景淑站起來，小聲對他說：“說呀！臊什麼？還不都是熟人？”呂根澤說下去了。他沒有使大家失望，凡是他所知道的，都一一作了解釋。有些問題憋得他滿臉通紅也答不上來。金景淑就說：“這個問題等根澤查查書，下回來上課再講吧！”呂根澤感謝金景淑給自己解了圍，却又不滿意她給自己安排了新的任務。但是金景淑已經把話說出了口，也就不好意思再推辭。於是，當人們再三囑咐他：“根澤！明天可一定來呀！”這時，呂根澤也就點着頭說：“來！一定來！”

呂根澤像往日一樣，是貪黑往家走的，但是，和往日不同的是：他今晚揚着頭，登登登，走的也滿有勁兒。他心中漸漸升起一種感情，使他想笑，想唱歌，想飛快地奔跑起來。最初，他還分辨不出這是一種什麼感情，等這種感情充滿了他的全身時，他才回想起很久以前，在村子裏做建團工作時，也曾有過這樣的感情，那便是對革命工作的迷戀！



## 決 心

呂根澤房前的那幾棵杏樹已經纍纍地結滿了果。一到夜間，月光就把杏樹的影子，透過窗紙，映在根澤的筆記本上。根澤正在翻書、查材料，準備明天的課程。

他花費了好幾個鐘頭才做好了各種問題的答案。然後就推開門，跳下炕來，從窗前的杏樹上摘下幾個杏子一個個地吃着。也許是由於他親手栽過這些杏樹，眼見它長大了，開花了，結果了，因而吃在嘴裏才覺得分外的香甜。

由於這幾個杏子倒使他想起一件事。他連忙跑到房後去，從稻草垛旁邊拿起五棵小杏樹。這五棵小杏樹是金承龍託人給他捎來的。這兩天由於民校的課程忙，幾乎把它給忘掉了。

呂根澤對這五棵小杏樹很感興趣，他立刻刨了五個坑，把小杏樹栽上，又用手一把土一把土地培好。他心想：若是將來都活了，眼見它一天天地長得大、長得高，有那麼一天，開花了，結果了，那時，吃在嘴裏該多麼香甜哪！可是這杏樹能不能叫它變變種呢？叫它開各樣色的花朵，結銅碗大的果實……唉呀，那該多有趣兒啊！

他正在想得發呆，忽聽背後有人笑着說：“嚇！根澤想當農業專家麼？”呂根澤回頭一看，原來是團支部書記申千石。申千石剛在一個互助組開罷會就來找呂根澤。他拍打一陣身上的青草葉子，捲上一支煙，抽着說：“我今晚不回去啦，只好在你這住一宿了。”其實，申千石是想特意睡在這裏，和呂根澤

再嘮嘮。

兩個人把鞋脫在門外，就跳進了屋。這是四四方方的一舖小炕，上面鋪着一層黃色的桐油紙。屋裏還有一個小門，是通到伙房的。那裏擺着一排漬鹹菜的瓷油罐子，有兩口鐵蓋鍋，鍋灶連着炕沿，炕上已經睡熟了老兩口。

申千石一躺在炕上就照着事前準備的那樣，給呂根澤講起故事來。他講的是蘇聯農業科學家米邱林的故事。他講米邱林怎樣改良蘋果品種，怎樣使百合花經過雜交，開成各種不同顏色的花朵……又講了米邱林怎樣熱愛人民，怎樣克服困難……最後又加重了口氣說：“他也是個中學生！”呂根澤先是躺着聽，後來坐着聽，終於跳了起來，呆呆地說：“講啊，講啊，後來呢？”申千石看到自己的話語收到了效果，也就高興地說：“後來？就像那漫山遍野的紅蘋果一樣，出現了無數的米邱林，大家都盼着咱們海蘭村也能出現一位哪！”說罷，他哈哈地大笑了起來。

呂根澤揉揉眼睛，又懇求申千石：“再講一段故事吧！夜長着哪！”申千石說：“故事是沒有啦，不瞞你說，這還是現學來的呢，給你點東西看吧！”他從褲兜裏掏出一本書，書皮上印着“到共產主義之路”，遞給了呂根澤，說道：“這是在區委會給你挑選的，算歸你了吧！”呂根澤接過了書沒有立刻就看。他對申千石說：“我有點心事，我看你們種莊稼都很起勁兒，你說說，你們是怎樣愛上海蘭村的呢？”申千石笑着說：“這，怎麼講好呢，譬如說吧，我是個矮個子，小眼睛，鷹鼻子，模樣不算好看，可是若有人問我：‘你愛不愛申千石？’我的天，這叫我怎麼說好呢？”呂根澤很後悔自己問了那麼個蠢話，他想了好半天，



才在心裏叨咕着：“對呀，若覺得自己是土地的主人，就會愛上的。”

呂根澤哪裏肯睡？他趴在枕頭上，一口氣讀完了那本書，書中介紹的是烏克蘭有一個沒有人煙的荒涼地方，十月革命之後，在黨的領導下，克服許多困難，已經建成了發電站，開起了拖拉機，修起了新城市……

這一夜，呂根澤睡得很穩靜，很香甜。他很快地就走進了夢境：忽而是米邱林城漫山遍野的紅蘋果；忽而是烏克蘭一望無邊的田野，康拜因冒着青煙，像無數隻軍艦，在金黃色的麥浪中奔馳。忽而他又覺得那不是米邱林城，也不是烏克蘭，而是他的家鄉——海蘭江邊的遼闊原野。就是在夢中他也沒有忘記申千石的話：“要靠艱苦勞動”，是啊，爲了那美妙的理想，艱苦，不正是幸福的源泉麼？

他從夢中笑醒了。他很想立刻看看自己的家鄉，好讓他再回憶一下那甜美的夢想。於是，他披上黑色制服，推開門，輕輕走到外邊。

是那本書的力量喚醒了他幼年時對海蘭村的濃厚的感情。他細心地察看着這裏的一草一木：那座帽兒山，他在那裏放過牛、採過蘑菇；那條海蘭江，他在那裏洗過澡、撈過魚；那片楊樹林，他在那裏掏過雀蛋。小時候一放學，就是沿着那片楊樹林走回家來，扔下書包就跟着爹爹下地。一走進那無邊的稻田，就像一條小魚鑽進了綠色的海，忽而採來幾朵金達萊花，忽而招來幾根稻穗兒，忽而又抱起鋤頭在水田裏剷上幾步。跑得太累了，就躺在草地上，像躺在絨嘟嘟的搖籃裏一樣，蜜蜂替他媽媽哼着小曲，他香甜甜地睡熟了……

呂根澤還有些像在夢境裏，他好像看見了江邊上有個巨大的渦輪機，攪得那江水像從天上奔瀉而來；他又好像看見了那片楊樹林變成了無邊的蘋果園，纍纍地結着鮮紅的蘋果；那稻田裏好像立着一架打穀機，白嘩嘩的稻米一直往外流，像海蘭江水一樣流得沒有盡頭……啊！這是夢？不！這會是真的。也許是被露水打濕了臉，他覺得一陣涼爽。這時，再瞭望那一片片的稻田，聽那稻苗沙沙地響着，就好像伸着手唱道：“歡迎你參加農民生產！”

再往東看，就看見在村政府前邊立着一塊烈士碑。呂根澤的心裏立刻一緊。他想起了黨支部副書記崔明奎講過的一段故事：日本鬼子曾經在海蘭江邊殺死過無數抗日烈士，江水足足流了三天殷紅的血水。過去，呂根澤沒有細心想這個故事。現在他想道：不就是這些烈士的血水，從千萬條水溝流進了稻田，養育着莊稼麼？用鮮血灌溉了的土地，今天到了人民的手裏，還能說沒有前途麼？呂根澤一陣悔恨，眼睛有些濕乎乎的了。他又想起另外的一個故事：有一個教員，爲了解放海蘭村的土地，被日本鬼子活活燒死，但是在臨死前，烈士還高喊着中國共產黨萬歲。呂根澤撲簌簌地落下淚來。他眼前一直站着那位教員，烈火燒在他的身上，但他却越燒，站得越直，拔得越高，終於高大得望不見他的頭頂，看不見他的腳跟。他，永遠像一個巨人站在海蘭村人民的面前，再也倒不下去了。

“可恥啊！可恥！”呂根澤總覺得自己沒有顏面再望一眼烈士碑，他匆匆地回到屋裏。他望望申千石，已經在打着濃重的鼾聲，身上的泥土被汗水沖出一道道的印跡，白小褂上沾了些綠草的漿汁，還發散着清香的氣味。呂根澤像第一天有了